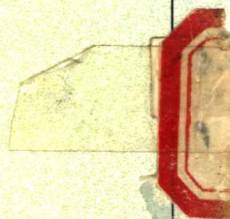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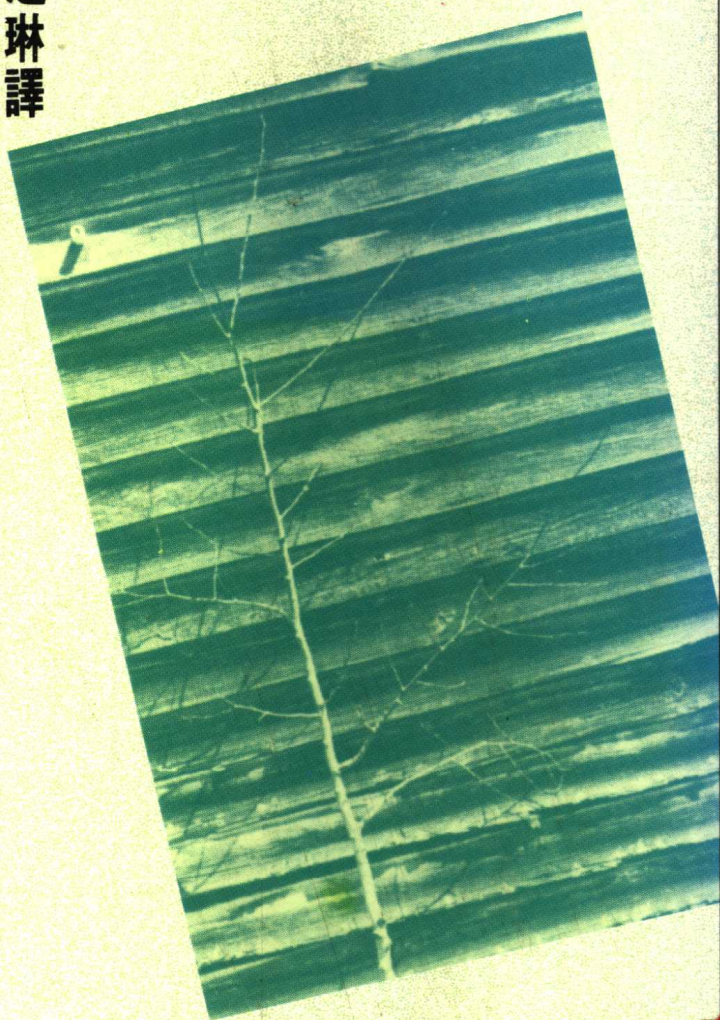


● 卞之琳譯

秋天的哀怨



◎下之琳譯

秋天的哀怨

創造的李白

浪漫的李白

古典的李白



李太白詩集



現代的李白

世界的李白

生活的李白

怨哀的天秋

① 叢譯白李

譯者：卞之琳

藝術設計：陳泰裕

書背題字：史崇忱

發行人：張修文

出版者：李白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三七〇二號

地址：臺北市吳興街三九四巷二之三號四樓

電話：七〇八一八—一三

郵政劃撥：一〇八三〇三七—六李白出版社

印刷廠：嘉信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內江街一一〇巷六號

總經理：吳氏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古亭區汀州路四二三號二樓

電話：三九四一七—一七二·三九六—五六八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十五月初版

(換更回寄請，誤錯訂裝、損破、頁缺)

元100價定

卞之琳，江蘇海門人，一九一〇年生。

北京大學外文系畢業，是徐志摩的學生。後曾任川大及西南聯大教授，並曾與巴金、沈從文合辦「水星」月刊，是新月派健將之一。

早期詩風清新綽麗，後期受法國詩影響，重感覺與想像，喜用暗喻，詩意盎然深遠。著有詩集數種，譯述亦多。

本書原名「西窗集」，是小品、短篇小說全集，詩人深通英、法文，

譯來音調甜美流暢，作者、作品皆一時之選，作者以此譯書作爲「扇窗子」，來呈現十九世紀後半期到當代西方詩文的風格，辭語清新自然，俱爲抒情傑作。

別

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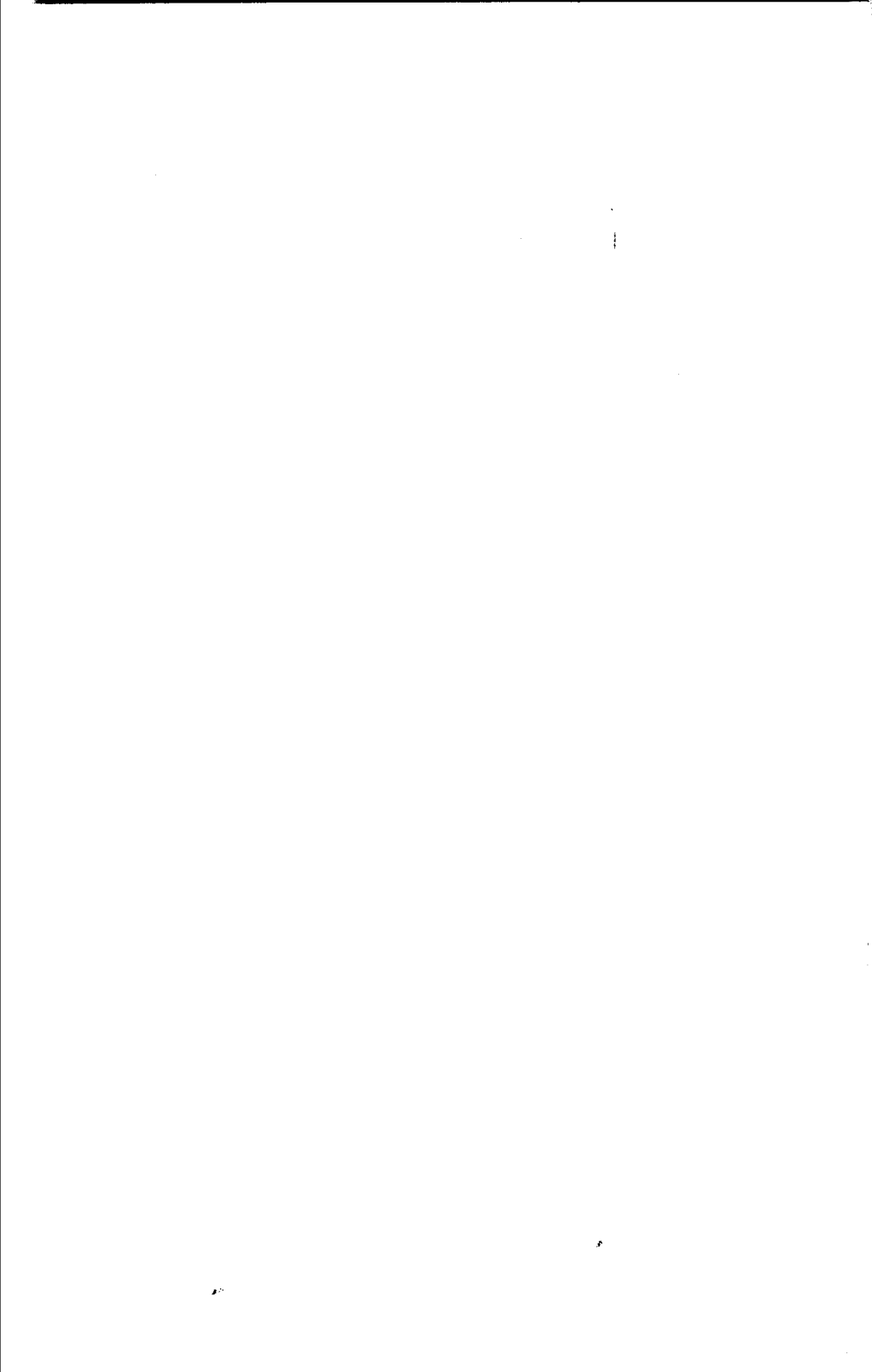
序

這裏譯的是從十九世紀後半期到當代西洋文學的鱗爪，雖是雜拌兒，讀起來也許還可以感覺到一個共通的特色：一點詩的情調。自己這幾年來的譯品是不止這麼些，現在不過把原來爲自己所喜愛，譯出後自己還不十分討厭的短篇文字收集在一起罷了。其中大部分屬英法等國，從原文譯，一部分屬西班牙等國，據英法文轉譯。翻譯上有許多地方要感謝諸位師友的幫忙。

編理完了，彷彿在秋天的斜陽裏向遠處隨便開了一個窗，說不出的惆悵，倒想請朋友們一同憑眺呢。

(註) 本書原名「西窗集」

卞之琳



目 錄

第一輯

馬拉梅 (Stéphane Mallarmé)

一

秋天的哀怨

冬天的顫抖

梵樂希 (Paul Valéry)

一六

年輕的母親

福爾 (Paul Fort)

一八

亨利第三

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

三七

軍旗手的愛與死

第二輯

史密斯 (Logan P. Smith)

五七

小品

阿左林 (Azorin, 1873) ..

六九

「阿左林是古怪的」

孤獨者

「晚了」

上書院去的路

卡樂思神父

葉克拉

讀書的嗜好

早催人

三寶盒

奧蕾麗亞的眼睛

第三輯

普洛斯特 (Marcel prous)

九三

睡眠與記憶

阿左林 (Azorin)

100

白

吳爾芙夫人 (Virginia Woolf)

一〇四

果園裏

喬哀思 (James Joyce)

一〇八

愛笑伶

第四輯

蒲寧 (Ivan Bunin, 1870)

一一七

中署

彼特理斯科 (Cézar Petresco)

一二八

算賬

阿克雷蒙 (Albert Acrement)

一三五

無話的戲劇

柯溫 (Denys Cowan)

一四〇

在霧中

西格 (F. B. A. Seager)

一四八

街

古德曼 (Paul Goodman)

一五五

流浪的孩子們

第五輯

紀德 (André Gide)

一七七

浪子歸家

第一輯

秋天的哀怨

法·馬拉梅

自從瑪麗亞丟下了我，去別一個星球——哪一個呢，Orion Altair，還是你嗎，青光的Vénus——我長抱孤寂之感了。不知有多少長日子我挨過了，獨自同我的貓兒，就是說空無一物，我的貓兒是一個神秘的伴侶，是一個精靈。那末我可以說我挨過了長日子，獨自同我的貓兒，又獨自同羅馬衰亡期的一個晚輩作家；因為自從那人兒不再了，真算得又希奇又古怪，我愛上了的種種，皆可一言以蔽之曰：衰落。所以，一年之中，我偏好的季節，是盛夏已闌，清秋將至的日子；一日之中，我散步的時間，是太陽快下去了，依依不捨的把黃銅色的光線照在灰牆上，把紅銅色的照在瓦片上的一刻兒。對於文藝也一樣，我靈魂所求，快慰所寄的作品，自然是在羅馬末日凋零的詩篇了，可是要並不含一點蠻人來時那股返老還童的氣息的，也並不口吃的學一點基督教散文初興時那種幼稚的拉丁的。

我於是讀一篇這一類可愛的詩（這種詩的脂粉要比青年的紅暈更使我陶醉哩）伸一隻手在這一隻清潔小獸的軟毛裏，聽一張筒琴唱起來了，沮喪的，抑鬱的，在我的窗下。它唱在白楊巷中，白楊葉在我看來就在春天也是愁慘的，自從瑪麗亞跟了燭火從巷裏走過，最後一次走過了。傷心人的樂器，是的，真是的：鋼琴是閃射的，梵亞林是撩得起撕裂過的神經的，可是筒琴呢，在記憶的黃昏裏，卻使我頹然沉思了。此刻它喃喃的唱一支曲子，高興的，下流的，能把歡欣灌進城廂的心坎的，一支舊式的，平凡的曲子：不知怎的，它的音調直蕩進我的靈府，像一支傳奇的俗曲一樣的使我哭起來了？我慢慢的體會它，卻並不向窗口投一個銅子出去，爲的怕攪擾我自己，怕發覺這張樂器並不是自個兒唱的。

譯自 Vers et Prose (Morceaux Choisis)

冬天的顫抖

這座薩克森尼鐘，走得很慢，在它那些花朵與神像之間敲著十三點，從前是誰的呢？想想看它是從薩克森尼郵車裏運來的，在多少年前。

（怪影掛在磨損的玻璃窗上。）

你那面威尼斯鏡子，深得像一泓冷冷的清泉，圍著鍍過金的岸；裏頭映著什麼呢？啊！我相信，一定不止一個女人在這一片止水裏洗過她美的罪孽了；也許我可以看見一個赤裸裸的幻像哩，如果多看一會兒。